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号 E5.1

总登记号 ZL10474

一九五八年 中国民歌运动

天 鹰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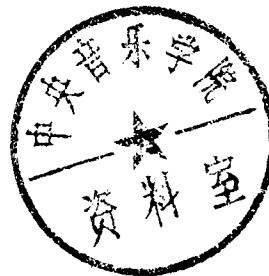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0474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

一九五八年国民歌运动

天 鹰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78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
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
天 鹰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字数 224,000

1959年11月新1版 1978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

书号：10078·1116 定价：0.89 元

编 辑 例 言

一、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，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，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、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研究从“五四”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，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，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。本社编辑、出版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，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。

二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中，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、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，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、历次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。

三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。研究著作要为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服务；同时，同一研究题目，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，只要立论明确、言之成理，我们愿意重复出版，以利学术讨论。

四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不包括资料部分，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，将由本社分别编入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》甲、乙两种中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献 给

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

——天 鹰

目 次

第一编 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创作运动

第二编 民间文学工作的重大发展

一	民间文学的无产阶级路线	76
	一 关于民歌创作	78
	二 关于民歌搜集	82
	三 关于民歌整理	93
	四 关于民歌推广	98
	五 关于民歌研究	100
二	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	113
	一 新民歌是劳动人民的自我表现	113
	二 新民歌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阶段	117
	三 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	120
	四 民间文学发展的趋向	123
	五 关于民间文学特征的几个问题	126

第三编 新民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

一 新民歌的思想内容 ······	144
二 新民歌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······	167
三 新民歌的表现手法 ······	179
四 新民歌的语言 ······	229
五 新民歌形式的发展 ······	247
六 从体裁看新民歌的内容 ······	264
结尾 ······	288
 后记 ······	302
再版后记 ······	306

引　　言

跃进红花心里开，
张口花香喷出来；
山南海北齐歌唱，
唱出一个春天来。

这是安徽省的一首新民歌。它优美地道出了大跃进中中国人民崇高的精神状态。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花香鸟语，分外明媚。如果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年月也可以比作春天的话，那么，在中国，一九五八年正是绚丽灿烂的春天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正如安徽民歌所说的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朵花，那是大跃进开出的奇花，它激发出人们无穷无尽的热量。哪怕是寒冬腊月，哪怕是狂风大雪天，劳动人民都是歌声不息，浑身是劲，自然界的阻力无奈我何，为我服务，“山风为我打锣鼓，流水为我拉丝弦，我迎寒霜洗个脸”，哪里还有一点冬天的感觉。当然，春天不是人们唱歌能够唱出来的，是大跃进的春天，和煦了人们的心灵，由歌唱把它唱出来了。但歌唱也确实激发人们去创造更大的跃进，替春天涂上了更多的春色。

一九五八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，马克思的预言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年代，在这一年里得到了实现。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万马奔腾地建设着社会主义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中国人民

所创造的事业，用任何豪言壮语来形容，也是不会过分的。正如毛主席所描述的“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国人民象今天这样精神振奋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”。六亿人民就象一个爆发的原子海，汹涌澎湃，热浪奔腾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冲击于天地之间，奇迹一个接着一个，不断出现，人们每天早晨一张开眼睛，就从报纸传来了各地人们所创造的新的奇迹，“奇迹，奇迹”，处处有奇迹，天天有奇迹。人民的创造发明真是无穷无尽，在这一年里，农业上出现了小麦、中稻、番薯空前未有的高产大丰收；工业上的创造发明也难以描述，有些工矿企业，劳动生产率成倍地往上跳，许多复杂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，一个一个地迎刃而解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跃进，它以宏伟的气魄，丰硕的成果，惊震了全世界。和平人民欢欣鼓舞，帝国主义目瞪口呆。世界的一些反动派惶惶不安地胡言乱语，叫嚷着“红色中国的威胁”，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承认“一九五八年是中国年”。

这样的跃进，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，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结果，这是解放几年来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不断跃进的结果，特别是一九五七——一九五八年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结果。整风反右派斗争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政治的和思想的革命，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斗争，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战线上、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胜利，而且在精神上也从几千年来受压制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了。在这基础上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提出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、敢想敢说敢作、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的口号。这些口号的巨大作用，在没有亲自经历过中国一九五八年的变动的人是不可能想象的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，毕生都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胁下工作的劳动者，一旦成了社会的主人，来管理国家的时候，不免还有些“胆怯”，这就大大地妨害了创造性的发挥。经过这一个思想解放运动，确立了“卑贱者最聪明，高

“贵者最愚蠢”的观念，于是在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党的总路线指引下，一个惊涛拍天、功盖日月的大跃进的浪潮就起来了。几千年来被压抑、蹂躏和窒息的人民群众的潜力，爆发出来了，势如银河倒泻，不可遏止。一九五八年在群众中流行得最普遍的一句话，就是“干劲冲天”，这句话简直成了人们日常的口头禅了，这句话也确实能够反映出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气概。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胜利的时候，就曾热情地憧憬过这种力量，他说：“我们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，所以现在不可能确切地设想，在劳动群众中，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，在一向死气沉沉、忍气吞声地执行资本家的计划的知识分子中，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，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还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。”^①这话的意义，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中得到证实，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大跃进，又给列宁的这段话，做了一个出色的注解。

一九五八年中国的“大跃进”，不仅出现在工农业生产上，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各条战线上，用一句总的话来说，就是：全面的全民大跃进。民歌运动就是这个大跃进中的一个跃进，是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千千万万个奇迹中的一个奇迹。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运动。过去封建士大夫怀着敬仰的心情，缅怀着古代的采风制度，浩叹着今不如古；资产阶级的学者则竭力颂扬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采集民歌中的成就，认为无法望其项背。但无论封建时代的采风也罢，资本主义的采集民歌也罢，和今天我国的民歌创作和采集运动比较起来，不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，在运动的规模上来说，也是不能比拟于万一的。一九五八年的民歌运动，是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，它从两个方面说，都是大跃进。一是民

^① 列宁：《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》一文的初稿，见《列宁全集》第二十七卷，第187页，人民出版社版。

歌本身的大跃进，劳动人民创作了无数万首优美的新民歌，它不仅在内容上、在形式和艺术上都有极其重大的创造，还把民歌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发展到了一个簇新的阶段。一是民间文学工作的大跃进，这方面在这一年中所取得的成就，也是惊人的，在发动群众创作和全民采风上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经验，扩大了队伍，培养了干部，搜集、整理和出版了大批的民歌和民歌集子，在理论研究上所获得的成就，也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打下了深厚基础。

至于说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和意义，那么，在现今来作估计，似乎还嫌过早，它的意义将由历史来作结论，比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和所能谈到的，更要无比地深远、无比地巨大。恩格斯在谈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现代历史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，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，而只有在事后，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。”因为对历史事件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，“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，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。”这些话对于研究一切社会现象都是适用的，研究民歌运动也并不例外。因此，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刚刚过去就来论述一九五八年的民歌运动（这运动还在继续发展），就有相当的危险性，条件使这个研究“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泉源”，但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：“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。”^①

这一题材的创作，对作者来说，唯一可以自慰的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强烈的鲜明的印象。生在这个年代的中国人满怀着骄傲的情绪，他们一起起这个神奇的一年，和当前更好的继续

^① 恩格斯：《法兰西阶级斗争》导言，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二十二卷，第591、592页，人民出版社版。

跃进，热血就在血管里沸腾起来，只觉得精神振奋，勇气倍增，奋发思为。我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、鼓舞之下，也就是在我国亿万人民大跃进的感召之下，动笔写这本书的。



第一编

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创作运动

一 新民歌创作概述

要问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八年究竟唱了多少歌，写了多少诗，恐怕谁也回答不出。新民歌在迅速地不断地创作着，谁也摸不到边，即使是在小范围内也罢。湖北省红安县的例子，最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：还是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，红安县委对本县的民歌作过一次摸底工作，得出的结论是“摸不清”，县摸不清区，区摸不清乡，乡摸不清社，连社也摸不清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。在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大跃进高潮的日子里，一个工厂、一个农业社，在一夜之间，人们创作的诗歌，往往要用千首万首来计算，真个是“百花怒放，万紫千红”。在大跃进高潮中，往往出现这样的事情，经过一个不眠之夜，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诗城。街头巷尾，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，到处都贴满了诗，挂满了歌，人们称这为“一夜东风吹，跃进诗满城”。象这样燃烧着的野草烈火一样的民歌创作，怎能估计它到底有多少呢？今天的正确估计，明天又会成隔日黄花。大跃进民歌是活的、奔腾着的一股洪流。一个不在大跃进洪流里的人很难理解，人们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诗？这些诗又是如何能够写出来的？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人，对这问题的解答是不会感到困难的。在这个年代里，被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所激起的人们奋发的精神状态，即使是哑巴，也会成为出色的诗人。有一些工人回忆起那一段时间时说：那个时候，心里象一团火一样，不写诗憋得不行。大跃进诗歌创作的雄猛来势，是与生产大跃进的情

势和规模相适应的。

在这一年里，全国各省都出现了不少诗歌县、诗歌乡、诗歌社。^① 在一些诗歌之乡的墙上、门上、山岩上、田壁上、树上、电杆上（挂着木制的或竹编的诗牌、诗画牌），甚至在商店的柜台上、酒桶上、磨盘上，到处都是诗和画。连有些穷乡僻壤的山村，也是如此。如四川省的叙永县，安徽省歙县的深渡区，辽宁省凌源县的瓦房店，都是“山连山，岔连岔，山沟里边有人家”的山村，有的地方过去四五里之内，找不到一个写信的人，现在却村村都有“诗台”、“画廊”、“诗歌园地”，置身其中，叫人有如入“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”的感觉。有一篇通讯报道说：“在瓦房店正街，走三十步，两边诗画就各有三十篇左右，除了门窗，几乎平均是一步一诗一画。”同样的报道我在别地的通讯中也看到过。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底，我曾到过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谢坊营，那是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，也是以诗画满墙出名的，我虽没有象通讯作者那样的作过统计工作，也没有数过究竟有多少诗画，但是说它“诗画满墙”，是千真万确的，连比较僻静的村子头尾的墙上，也有不少诗画。诗画上墙不仅在出名的诗乡如此，也是一九五八年对中国农村中相当普遍的现象。我在一九五八年的春天，曾有机会到西南多山地区去作了一次旅行，在川黔公路、黔昆公路和昆宁公路上坐了近十天的长途汽车，绕过一座又一座大山，甚至在高山绝壁的孤村独户的墙上，荒无人烟的岩壁上，都有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和诗歌，充分显示出山区群众的干劲和跃进气氛，

① 这是在新民歌创作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出现的现象，这些地方都是诗歌创作搞得较好的。当时人们就把他们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兵，这对民歌创作运动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。但文艺创作很难要求平衡，这种作法也可能产生某些副作用，所以当一九五九年年初运动转入正常的时候，这种称呼就不再流行了。这里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叙述，至于它的优缺点和经验总结，需要另外来做。